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

邇英進讀

漢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謂漢高祖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旣

夏均全集卷之十一
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覈事功蓋如此孝
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
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
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
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楊子法言昔齊魯有
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
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
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盖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東坡全集卷之七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凌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厝之而信訓注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歎已至於獎魏謩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

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旣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顏真卿守平原以抗祿山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

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
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
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
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
外之弊可以爲鑒

漢武帝唐太宗優劣

軾以謂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
生盡其用歿思其言想見其形於夢寐亦可謂樂
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材大畧不減太宗汲黯
之賢過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

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
半天下由此也夫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祕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
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叅預講筵宜
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
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
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
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

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
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恠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
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
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
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
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
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觶觶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
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
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

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
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
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
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
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
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
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策問

私試策問八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

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
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
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
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什
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旣
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乃韓彭呂氏之
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
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
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
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

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旣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

身城全集卷之十
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
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
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
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
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
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
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
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
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

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樂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

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旣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

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於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今也天下爲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羗戎三方無

敵國之憂而又內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以是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今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

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讐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邪今欲使被兵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故願聞其詳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渡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則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無遷廟則以幣王爲廟不可一日虛主也一日虛主